

农业曲艺丛书之三

八

龙王辞职

王书祥 孙起声 李 准著
王林泉 王汇南



农业出版社

2 10213
09

內 容 提 要

本書第一篇“龙王辞职”是描写因农民兴修水利，龙王不能主持旱涝，不得不向玉皇提出辞职的故事。第二篇是描写山神、龙王、土地、灶君四神被人们在农業生产大跃进中赶跑，急忙逃上天，找玉皇訴冤，玉皇、太白金星也和他們一起胆战心惊、慌作一团的故事。兩篇都是第一次全国曲艺会演的演出节目。

农業曲艺叢書之三

龙 王 辞 职

王書祥 孙起声 王林泉
王汇南 李 准著

农業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787×1092 1/32 · 13/16 印張 · 14,000 字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定价：(7) 0.09 元

统一书号：10144.4 58. 10. 京型

龙王辞职

(西河大鼓)

王書祥 孙起聲 王林泉 王匯南

(上場詩)

英雄人民中國，
直立世界東方，
社會主義大躍進，
驚走海底龍王。

天寬地闊海无边，
海水滔滔浪拍天。
海里頭就數龍王大，
說出來就算掌大權。
這一天老龍王正在後宮院，
咕隆隆……噹噹……
鐘鼓的聲音吵到他的耳邊。

这几天，他只觉心惊肉又跳，
行动坐臥不得安。

平日的鐘鼓不能輕动，
不用說一定有要緊的大事到在眼前。

老龙王惊恐恐心中正盤算，
打那外边廂，前宫的宮人报信兒到在龙王的駕前：
(白)“大王不好了！”

“龟元帅，不知他为何大鬧銀安殿，
又鳴鐘又击鼓怒發冲冠。

文官問他他不理，
武將跟他說話他倒把眼瞪圓，
不知所为那一般！

口口声声要把我的主見，
有要緊的大事对君言。”

老龙王吩吩声忙着預备金車輦，
連慌忙就把他的冠袍帶履穿。

行几步乘坐上龙輦来的真不慢，
一霎时到了銀安宝殿前。

提龙袍，下車輦，
往前走，步踏金砖，抬头兩边观。

文官武將在左右站，
老龙王落坐身形臉向南。

傳旨官手執拂尘高声的喊：

“哦喝！是誰鳴鐘击鼓？声呀声音乱，赶紧上前。”

龟元帅慌慌張張往上走，

倉促促站到了龙君大王的眼前边。

慌中有錯，他可就忘了把那大禮見。

（白）“啊哈！大王啊，不好了！”

龙君說：“倉皇为何？”

这个龟元帅說：

“有一件大事对君言，

只因为我主爺委派臣到人間去，

不料想黎民百姓鬧翻了天！

該旱該澇的事情兒咱們办也办不了，

只气得为臣的兩眼直冒藍。”

（白）龙王說：“慌張稟事，粗魯之甚。为何恐慌，赶紧講来。”“容稟。”

龟元帅說：“主公命我到人間，

奉君命就給百姓把罪添。

中国南方主澇北方主旱，

主公的吩咐为臣記的倒也全。

南方，水淹一百單八县，

北方，滴水不落大旱三年，碌碡手不翻。

为臣我先到南方去，

当时就把旨意傳。

我聚了来，牛兒兄，鯉魚姐，蛤蜊妹。

执掌冰雹閃电風云雷雨的雷公电母，風婆云娘，水妖水怪皆到全。

兴云布雨雷声响动，

山洪暴發浪滔天。

天連水、水連天狂風暴雨，

接連的江河湖水往上翻。

我只說波浪能吞千里远，

要水漫城庄不費什么难。

誰承想，現如今的百姓不象从前，人家真会办，

一切的困难人家全不怕，

想的更周全。

人家修成个什么水壩，

分洪的閘口修造的严。

那个平原上，人家到处全修水庫，水庫修的一連串，咱們轉眼瞧，南也是、北也是、东也是、西也是、前也是、后也是、左也是、右也是，結成連串麻麻密密亞賽七、八月的葡萄粒兒生長的全，就結成了一团！

我們的水力多麼猛，

誰承想讓百姓全都收，收在水庫里边。

臣一見翻了臉，

高登云头半空悬，我就上了天。

越过了三星和北斗，

直奔上天我去把兵搬。

为臣我借来了天河水，

打开天閘大水下天。

金龙齐飞帶闪电，

八百雷公遮严了天，雷声水声一齐响，震得我的心中直呼撼！

呼隆隆隆……呱啦啦啦……眼望着震歪了凌霄宝殿，

只震的李老君的那个八卦爐兒煉不成丹，

吓的那九天仙女不敢瞧，隔着窗戶縫兒往外看，

吓的那王母娘娘不敢去逛蟠桃园。

实指望，这大水能把城庄漫，

水淹城市乡村不費什么难。

不料想黎民百姓人家有办法，

各城各县漫山漫野众百姓到田間，手拿鋤鎬將水引，結果又被人家將这猛烈的天水全都收到了水庫里边。

无数的小型水庫还不算，

大肚子水庫修在山間。

你說这个肚子大不大，

站在里头看不到边，

想淹城庄难上难。

臣抬头往上看，

天河之水也流干，

臣派夜叉去到水庫查看，

人家比正常的水位增长，

才增了三寸三。”

(白)“为臣我是无可如何了。”龙君說：“南方水灾不能夠造成，你就該到北方造旱。北方的旱灾如何？”

“小臣不敢講。”“恕你无罪。”

“臣回稟：为臣我在南方造不成水患，

只得是收兵到北边。

取出了八宝葫蘆收尽了云霧，

又把那丙丁真火散放出来去烤人間。”

(白)“啊！主公啊！这这……”

“我只說这一来把遍地的青苗全都烤干，給百姓来个灾殃降，

誰知道人家的办法比咱先。

开渠鑿井好打算，

抗旱的方法着实的全。

那山神的宝河都被他們找見，

人家打开多年不动的山，就找到了什么鯀魚看守

的咱們沒想到的那个温水泉。

那个温水澆苗真是好，

四面八方灌溉田园。

人家制造的水渠縱橫好一似那个蜘蛛的罗网，

制造的眼眼井好似珍珠滿玉盤。

条条渠，眼眼井，

流清水，冒清泉，流得真，真好象珍珠倒卷簾，清水
汪汪流不完，那水溜兒东边流，西边流、南边流、北边
流、流进了地、流进了园、还順着溝渠流上了高山。

轉眼瞧，小苗兒長了个青綠翠，

果木开花香滿了山。

这旱灾不成为臣我翻了臉，

当时我又把令箭傳。

撤下了造旱的火派箭，

放开了風火宝扇起云烟。

我們努力的把灾降，

誰想百姓人家全不怕，

人家办法全。

皆因为人家肥多、田壯、水又旺，

不怕那个天气旱，

人家水源旺盛地不干。

我們眼瞧着，

人家的田苗只是往上長，
干風烈火烤不着百姓反倒烤坏了咱，
这烈火只烤的螃蟹老官兒出了些个紅汗，
只烤的鮎魚姥姥的眼睛怎么瞪也不圓。
只烤的魚兵蝦將团团乱轉，
急得为臣我眼發藍、我的心痛酸、我就实实的为了
难、无可奈何只得收兵对主来面談。”

龙君說：“气死某？”

(白)“气死孤王！”“嘿嘿主公，小臣还有一事不敢
講。”“恕你无罪，講。”“是。”

“那些百姓干着活兒多自然。

男耕女織勤劳又勇敢，

人家的歌兒唱的甜，咱們听着煩。”

(白)“唱的何等的言語？趕緊的說來！”

“奴才不敢稟，怕大王惱怒。”

“恕你无罪。”“大王啊！”

“人家唱的是我們的生活不靠天，

劳动生产最为先。

現如今不兴老封建，

我們的力量能够胜天。

不怕龙王跟我們来搗乱，

不怕你給我們来添煩，

你播不住我們努着力的來生產，
我們的水庫水櫃修的好、開渠打井找水泉，
要是旱了，我們保存清水能夠增產，
要是澇了，我們能把你的猛水收在水庫里边。
叫龍王，從今後咱們各自方便，
你不必，自找沒趣找麻煩！”

(白)“啊哈！氣死孤王！”

龍王一听拍桌案：

“放肆的百姓要翻天！

眾愛卿你們趕緊的想辦法，

快去給百姓把罪添。

哪一個要是有好打算，

職上加職、官上加官！

哪一個要說沒有辦法，

啊哈！打入寒牢去坐監！”

文官武將吓的黃了臉，

那水兵水怪一個個不敢答言。

唯有夜叉不怎麼懂事，

慌慌張張到在龍王的桌案前。

跪在塵埃就把禮見：

“大王您在上容我一言：

倒不是小臣我們沒有打算，

我們是想不出办法来啦!

現在不是先前。

在先前遍地修下了龙王庙，

四季哟，

春秋四季老百姓燒香还愿供饗咱。

委派为臣各处查看，

咱們吃喝不費难。

現如今，人家不受咱們管，

淒凉凉冷清清龙王庙內断了香烟。

主公啊!群牆倒塌沒有人管，

咱房頂上的大窟窿没人来修补打屋里看見天。

庙內无僧風扫地，

主公啊!殿前窗破雨当簾。

还有一件我也不敢說，

有些个頑童們更討厭，

他們胡作非为罪孽太大，

实在不能包涵最难容寬，

我又不肯多言。……”

(白)“那是如何講話!什么言語?恕你無罪。”“謝主不怪。”“这兒童哪!用小刀挖去了我主爷您那神胎的兩支眼，

薅下了您項下的胡須，够多淘气，拿小棍兒將您的

耳朵敲去了多半边，还在你咀上把小棍安，请您吸香烟！

桌案上摆下啜个鸟兒糞，
还写了字兒請龙王先生当早餐……”

龙王一听連肺快气炸，

(白)“啊哈！好惱！”

“卿家你等不要多談！

趕快的我去凌霄殿，

找到玉皇大帝当面谈談！”

(白)“談談去！站在一旁！”

左右兩旁才往下退，

这龙王离宝坐到在了銀安殿前。

將身一晃云头起，

步踏烏云蕩蕩飄飄到在南天門前。

四大金剛左右站，

太白金星將令傳。

玉皇吩咐快点去，

叫这位龙王来把我見，

咳！他一見我我更心煩！

这位龙君往里边走，

急慌慌气昂昂怒發冲冠，

进了那南天門越过了宝德殿，

渡玉桥穿仙宫到在凌霄宝殿前，
怒冲冲三跪九叩大礼见。

(白)“我主驾安，圣上可好？”玉皇当下接着把话
言：

(白)“龙老兄，我正心烦呢！”
“你三天两头将我朝见，
又是什么事？赶紧的说，赶紧的讲，实在不爱听你
的话，我起心里烦！”

这龙君说：“为臣万般无奈，
只得是来找我的圣上天皇、昊天大帝圣驾前来给
您添烦。

为臣来今天没有别的事，
不过是辞了我这本身的官。”

玉皇说：“寡人待你没有什么错，
凭空辞职为那般？”

这龙王说：“为臣我辞职有道理，
皆因为这黎民百姓剥夺了我的大权。
该早该湮没办法，
人家的力量能胜天。

今天我先为来辞职，
您说此事我该当如何请主公面谈谈！”
老龙君实指望这玉皇翻了脸，

派天兵差天將到人間給罪百姓去把孽添。

不承想玉皇氣更軟；

玉皇說：“咳！別着急、別動怒、別起火，听我一言：

你只願光看你自个的事，

豈不知咱們都是同病相憐，

你瞧一瞧門神、灶君沒有人理，土地、城隍少吃穿。

楊二郎養不起他的哮天犬，

李老君的青牛快餓干。

依着我說別生氣兒，

你好歹將就着湊合兩天。……”

這玉皇正把龍王勸，

嗚——！打那外邊又飛跑進一人跪在面前。

轉眼瞧原來是來了那千里眼：

“主公啊！啊啊！為臣我慌里慌張冒犯天顏！

我瞧見了東勝神州祭起了一宗大法寶，

霞光萬道瑞氣千條照、照在了我的眼前。

又不是太極圖又不是陰陽劍，

又不是飛鉢、寶劍，什麼那個神火罩、又不是打仙

磚。

又不是什麼翻天印、又不是什麼混元金斗，

我瞧不明白您讓我怎麼能夠稟報我主爺的駕前？

奉請大家快着預備，

据我想：想必是孙悟空他二次离了花果山！”

大家一听一个冷战，

不多时瞧见了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声音震耳、轰
轰那惊天动地的沉雷的声音，一道金光，原来是第三颗
人造卫星飞过了九重天！

这位龙君啊，

当时吓的往后倒退栽倒在凌霄宝殿下，

只觉得昏昏沉沉四肢无力腿发酸。

强打精神睜开了一个眼睛看了看，

了不得！井鬼柳星張翼軫、奎婁胃昂畢鴛參、角亢
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宝壁，二十八宿走了一个清清
冷冷离开了宝殿前。

吓得那，青龙、白虎、喪門、吊客、豹尾、黄幡全跑
淨，

吓得那四大天王扔了劍来丢了鞭。

吓得那天曹、地曹、人曹不見影，吓得那凌霄宝殿
四元帅逃跑一溜烟！

众天神惊惊慌慌全逃走，

也不知玉皇大帝逃上了哪層天！

龙王辞职一个小段，

说到这里就算完。

（第一次全国曲艺会演河北省代表团演出节目）

大神不安

(河南墜子)

李 准

說一穗小麦高的頂着天，
麦穗兒長在云里边。
要知道麦籽有多大，
掉下来一粒变成一座山。
四句詩道罢归正傳，
咱說說天上众神仙！
这一天玉帝打坐凌霄殿，
又只見南天門云乱翻。
那太白金星只一看，
原来是四个神仙往天上竄！
头一个山神扛着鋪盖卷，
老龙王丢盔擲甲跟后边。
土地佬拄拐棍他跑的快，
張灶君帶着家眷也上了天。
这四个神来在凌霄殿，